

FIVE VOICES IN PRESENT CHINA

呼喊

当今中国的5种声音

● 凌志军 ● 马立诚 / 著



广州出版社

呼喊

当今中国的5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 著

广州出版社



策 划 黎小江
责任编辑 李 利
责任校对 中 原
封面设计 康笑宇工作室

书 名 呼喊——当今中国的 5 种声音
作 者 凌志军 马立诚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朝阳区洼里乡下清河甲 1 号)
规 格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字 数 357 千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1 月第 2 次
印 数 30001—8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92-901-7/C·60
定 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引 言

老实地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呈现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所谓“多种声音”,也就是说,大家今天谈论的不仅仅是所有人都能认定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了一些有争议的思想。即使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甚至明显对立的言论,也能够兼听包容,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人们已经日益深切地理解了“不争论”这句话的含义,种种老式的和新式的“大批判”,也不再具有蛊惑人心的作用。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这个变化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但对于所有中国人——无论是赫赫有名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进步。

我们在这本书里将二十年来中国的思潮概括为五种,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这种归纳一定有不精确和不严谨的毛病。事实上我们也在不断地问自己一些问题:难道今天我们国家的思想潮流就只有这五种吗?有没有第六种、第七种?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还有一些方面我们没有能够涉及。再比如,各种思潮是不是可以断然分开?其中有些思潮之间有没有交叉和融会,至少不是那样泾渭分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试图给予解释。我们只是要求自己如实地描述一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五种声音”,只不过是“多种声音”的一种表述方式。

FJ03 / 13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说当今中国是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这并不是说没有一种声音成为主旋律。事实上,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也许可以说是经过近五十年的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建设自己国家的思想旗帜,这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理论从一个被曲解和被批判的地位,到最终为党和人民所接受,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一段历史也说明了,一个好的思想为人们所认识,并且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往往要有一个过程,甚至要有无数人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十之八九都是在只准许“一个声音”的岁月里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坚持“主旋律”,又最大限度地体现我们的包容度,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一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作 者

1998 年 12 月

目 录

卷一 主流的声音

第一章 乍暖还寒	(3)
劫后余生	(3)
“老九”回来了	(8)
堂堂五尺男儿全都啜泣起来	(13)
把印“红宝书”的纸拿去印考卷	(17)
大学里的“新三届”	(20)
汪东兴说,邓小平“马列主义水平不高”	(23)
第二章 中南海纷争再起	(25)
舆论制造的伟人	(25)
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	(31)
中国曾经怎样批判邓小平	(32)
“拥邓联盟”步步进逼	(37)

18 个月的“批邓”全都白费了	(39)
第三章 胡耀邦与“文章救国”	(43)
胡耀邦其人	(43)
北京的“理论维新”	(47)
“胡青天”	(53)
背水一战	(58)
“文章救国”的季节	(64)
第四章 万里与民心向背	(67)
泪洒江淮	(67)
“有些人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	(69)
华国锋为中国确定的主旋律	(73)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76)
万里能否再次逢凶化吉	(82)
第五章 昔日“逆流” 今日主流	(85)
邓小平到处“点火”	(85)
谭震林说:第一次畅所欲言	(89)
“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92)
新时代的宣言	(97)
新核心	(100)

卷二 教条主义的声音

第一章 冰冻三尺	(107)
三十年反“左”,屡战屡败	(107)
为什么把“极左派”说成极右派	(109)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谁的发明	(112)

“极左”思潮造就的千万冤魂·····	(115)
向“极左”的经典之作发起挑战·····	(120)
一把“达摩克利斯剑”·····	(122)
“红旗”落地,“人民”上天·····	(127)
“英明领袖”四面楚歌·····	(130)
第二章 忽喇喇似大厦倾 ·····	(133)
把人民公社的老一套主张全都翻过来·····	(133)
“张浩事件”为什么震撼全国·····	(137)
“观望派”与“反对派”·····	(141)
“左派”阵营土崩瓦解·····	(144)
人民公社的终结·····	(147)
第三章 保守派卷土重来 ·····	(150)
“我们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	(150)
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	(152)
风起青萍之末·····	(153)
邓小平的种种忠告全都没有用·····	(157)
是不是新一轮“批邓”·····	(159)
第四章 邓小平力挽狂澜 ·····	(166)
邓小平问: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	(166)
中国人为什么格外热衷“左”与右·····	(169)
1992年夏:反“左”的呼声·····	(172)
魔鬼是怎样变成天使的·····	(177)
“左派”再度销声匿迹·····	(182)
第五章 大批判烽烟再起 ·····	(184)
失去邓小平的中国·····	(184)
“左派”阵营发布不同政见·····	(192)
江泽民排除干扰·····	(197)
“阴转晴”·····	(203)

朱镕基前边有多少“地雷”	(205)
--------------------	-------

卷三 民族主义的声音

第一章 我们对于别人的民族主义不以为然	(211)
喜马拉雅南麓的轩然大波	(211)
吓人的自尊	(214)
“我们还不如当年的犹太人”	(219)
第二章 何物民族主义	(224)
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	(224)
潘多拉盒子里飞出的怪物	(227)
第三章 中国涅槃	(232)
从义和团到火烧英国代办处	(232)
邓小平扭转乾坤	(243)
第四章 开放的冲击	(250)
砸烂麦当劳?	(250)
“租界”之争	(253)
何谓“卖国典型”	(256)
民族工业:封闭还是竞争?	(259)
第五章 新冷战	(264)
说“不”何以升温	(264)
“妖魔化”的背后	(279)
民族主义危害中国国家利益	(287)
中美关系亟待突破	(297)
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和克林顿互访成功	(305)
欧洲大同、全球化和亚洲价值观	(314)

卷四 封建主义的声音

第一章 东方的迷信	(329)
书记原来信狗血	(329)
万众膜拜气功师	(337)
有识之士泣血呼唤	(340)
第二章 愈演愈烈官本位	(343)
八方兴起买官潮	(343)
杀手重现为哪般	(350)
第三章 儒家学说再度崛起	(356)
新儒学谁来评点	(356)
五四运动是罪人吗?	(369)

卷五 民主的声音

第一章 潜流激荡	(379)
科学无禁区	(379)
“西单墙”风波	(382)
佩服得五体投地	(384)
重点讨论民主问题	(387)
第二章 周扬之死	(394)

形形色色的人全都为一个人默哀	(394)
一篇报告引起的是非	(396)
“自由讨论”之后的“紧张空气”	(401)
问题的关键:“不要发表”是否合法	(404)
周扬的悲剧所在	(406)
第三章 民主要走向制度化	(412)
毛泽东:民主是一个方法	(412)
邓小平:最重要的是制度	(415)
万里:政治问题也可以争鸣	(422)
“十三大”: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425)
“十五大”: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430)
主要参考文献	(434)

卷一

主流的声音

第一章 乍暖还寒

劫后余生

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不在人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大领袖再也不能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人与红旗汇成的海洋挥手致意,只是静静地躺在广场中心他的纪念堂中。灵堂灯暗,面容犹明。他的胸腹高高隆起,其形状如同我们国家千山万壑之中有着“帝王岳”之称的泰山主峰。这尊躯体用防腐技术妥善处理,护以水晶棺具,令亿万人民颌首瞻仰,以使他的精神万世能够长存。然而灵魂毕竟不能永生,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悲哀和茫然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孕育着某种期待。

这一年春天来得似乎格外早。北京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雨水特别少,也没有往年常有的漫天风沙。自从3月初以来,有5585人陆续来到这里。有教师,有科学家,有诗人,有医生。这些人可以合而称之为“知识分子”。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人们总是把他们叫作“旧社会留下来的”,或者是“没有改造好的”,或者是依

附在某一张皮上的“毛”，到最后，干脆就只是叫他们“臭老九”。现在，虽然不再说“臭老九”了，但报纸的编辑眼看着他们涌向京城里来，却不知道怎样来称呼这些人了。他们来自全国 30 个省市，甚至连台湾也包括在内，其中 117 人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这是我们国家最有学问的人。在刚刚过去的“十年文革”当中，不学无术的人几乎个个耀武扬威，而这些“最有学问”的院士却苦不堪言，很多人纷纷死去，就剩下这 117 个，劫后余生，现在全来了，一个也不少。

他们纷纷进入京城大街小巷，就如同一滴水汇进了一片大海，你无法在普通人中把他们分辨出来。那时候没有人穿西服，街上也没有形形色色的流行服装。这些人差不多全都穿着中山服，或者中式对襟袄，不是蓝色就是灰色，皱皱巴巴。住在大饭店里，却又总是往四合院里钻。时而从你身边走过，像是匆匆过客；时而聚集在一起，半天也不会散去；时而沉默无语，时而喋喋不休；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吟诗，时而唱歌。叫旁人看来，这真是一群不正常的人。那几天，反常的事情的确层出不穷。比如有一天，郭沫若忽然站了起来，一边喃喃说着三个字：“我要去”。医生们站在一旁看着他，不敢相信。这老人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很久，大家都说他从此不会再有站立起来的那一天了，可现在他却站着，虽然有些佝偻，却是活生生的。“我要去，”郭沫若说，“去参加科学大会。”医生们面面相觑，然后小心地劝说他不能出门。但是，老人执拗得像个孩子，不容旁人劝说。医生们想来想去，实在不敢担保他的身体能否受得了，相持不下，事情就闹到中南海里，结果党中央不仅批准他去参加会议 30 分钟，还同意让他在大会上讲话。

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这个大会才来的。具体地说，他们是希望共产党能够给科学知识一个新的说法，进而也可以对他们这样的人稍微好一些。谈到共产党对于科学知识的态度，春天似乎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二十一年前，也即 1957 年的春天，毛泽东写下《事

《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然后又在《人民日报》上撰写社论批评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宣布罗隆基、浦熙修是“民盟右派系统”,还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共产党的战术,是要“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然后是十四年前,也即 1964 年的那个春天,学校里开始斯文扫地了。因为毛泽东说,他不赞成大学生读那么多书,还告诫他的上大学的侄子毛远新:“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教师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到了十二年前,也即 1966 年的那个春天,就更加不得了了。毛泽东在杭州先后三次将康生和江青召到身边,对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一干学者的资产阶级倾向严加申斥,还说吴晗、翦伯赞是两个“学阀”。从那以后,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像是在地狱里面过了一遍似的。现在,大多数人终于活着过来了,不过,没有活过来的人也不少:老舍在受尽凌辱之后投了太平湖,田家英吞金而死,还有邓拓、杨朔、闻捷、傅雷、丰子恺、张恨水、周作人、李广田、田汉、陈寅恪、赵树理、邵荃麟……也都不在人世。诗人郭小川倒是挺了过来,看到“四人帮”被抓起来,他在喜极之中又喝酒又抽烟,酒醉而卧,却不料烟头点燃被褥,他就这样去了。

毕竟还是活下来的人多些。现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为所欲为的“四人帮”也被逮捕收监。这些人劫后重逢,谁不在心里想着向共产党要个“说法”呢?还在前一年的秋天,沙汀就从遥远的四川来到京城,寻访他的那些旧友。这位老人已经 73 岁,但是他所寻访的那些人似乎比他还要年长,他叫叶圣陶“叶老”,叫茅盾“茅公”,叫郭沫若“郭老”,叫夏衍“夏公”。他整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串,有时候搭乘人家的轿车,更多的时候只能坐公共汽车。颠沛流离之中,终于能够见到很多旧友,还有不少从此再也不能相见。他走进何其芳家,就只能见到其芳遗像。未及致敬,已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又去大佛寺 71 号看天翼。天

翼还活着，面色尚好，让人看不出他已经瘫痪。只是说话却不行了，唯能说出“好”或者“是”，多了便含混不清。看来他有不少话憋在心里，说不出就试图写。沙汀站在旁边默默看着，期待着，结果只有一个“艾”字算是写成了。还有立波，两鬓已经斑白。还有夏衍夫人，已经相当衰老，她的腿在被批斗的时候受伤了，现在就只能卧病在床。还有郭老，由人扶着出来，拄着手杖，佝偻着身体，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沙汀说他看到这情形的时候很不好受，不禁想起立群曾经说过的话：“见一面，算一面。”还有严文井，身体看上去还不错，不过，手稿书信却全都没了，只余一信。这是沙汀在“文革”前写给他的，他随手夹在字典里，这就成了历经浩劫而能幸存下来的唯一一信。沙汀就这样在京城里面转来转去寻找失散多年的文坛旧友，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些劫后余生的人们。他们全都是以写作为生命的人，却全都气息奄奄，还能再写什么呢？不过，也有一个人例外，那是姚雪垠。他的身材似乎比过去魁梧了，虽然已经谢顶，但却满面红光，情绪也不错，唯一不能满意的事情是，抱怨市面上买不到他的巨著《李自成》。周扬身体也还好，还能激动地谈论批判姚文元的两篇文章。所以夏衍留下一句话：“幸而周扬身体还好，好多问题可以搞清楚。”这话听上去几分悲凉，几分期待。不过，这悲凉和期待的心情并非夏衍所独有，至少沙汀就很有共鸣。又过了几天，国庆节，他从报纸上看到周扬和夏衍出席国庆的国宴，激动不已，差点哭了出来，颤声道：“这才叫落实政策。”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周扬躲过了这一劫，却没有躲过另一劫。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邓小平的确正在忙着“落实政策”。他自己的“政策”是在1977年7月落实的。然后他就在8月8日一个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的会上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他还说，他在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放知识分子”，他愿意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他是在1977年8月8日说这些话的。他的口气